

黑龙江民间传说的特征与内涵

□于学斌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一项国家文化保护大型工程。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从其定义看，其本质是故事，但是学界人为将其从民间故事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民间文学文体，其有别于民间故事的便是它具有真实性，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人物、风物、风俗、古迹、古物等形成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类型，就其主题和内容看，既具有地方属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体现，内涵丰富，思想性强，其优秀性表现在它蕴含的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上，挖掘整理其优秀性是大系出版工程的重要旨趣。

民间传说具有地域性

民间传说是基于当地社会、地理所进行的创作，每一个传说都是对所在地域人文社会和自然地理的反映。民间传说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在区域历史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民间传说首先具有补史的作用，能够解释历史源起、名称来源、发展脉络。所以我们看到，黑龙江人民的奋斗史，反抗封建剥削、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史在民间传说中都有体现。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柯尔克孜等黑龙江世居民族有语言没文字，很多传说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靠口述一代代传承自己的历史。其次，民间传说也具有证史的作用，能够纠正错误的历史认知。如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有多种说法，笔者根据流传于柯尔克孜族的传说认为，他们只能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迁入的，来源地是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地区。

民间传说反映当地风俗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域均依据当地自然环境创造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传说解释了每一个风俗习惯的来历、名称的意义和活动内涵，它不仅告诉你风俗是什么，而且告诉你为什么。读民间传说，既能了解风俗习惯，也能了解各种风俗习惯的内涵，更能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民间传说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民间传说都是在当地自然环境中展开叙事的。所以，民间传说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环境知识，自然环境也因为有了这些人文色彩而具有可读性：《阿骨打打草》中有许多植物名称和功用的介绍；《风刮卜奎》中总结了齐齐哈尔一带的天气特点是“连日雨朦胧，必定起狂风”“风三风三，一刮就是三天”；《会宁府和四根金蜡烛》教人们看雾识天气：“要是东团的雾气像火苗似的往上拔尖，准是个晴天；要是雾气平塌塌的，不像火苗似的往上拔尖，准是个阴天；要有雾气再带黑色，准是得下雨。”民间传说反映当地人文景观，人文景观是人的创作，反过来又成为人的背景和活动场域，所以其内涵丰富，传说解读了他们的来历、内涵以及人赋予其中的各种知识和智慧。传说中有生产技能：《阿骨打献鱼》中有关于冬季凿冰捕鱼的方法和技巧的介绍；《鲁班拜师》通过师徒的对话，便知道木匠的基本知识和必须掌握的技能；《葛成隆起义》教人们如何相马，“前身高不用挑，脖腔短不瘦就是点，孤蹄雁膀不发声，有钱难买鹊雀花”；《大马哈鱼的传说》告诉人们如何吃大马哈鱼，“春吃头，冬吃尾，夏吃时，籽味美”。传说中包含大量的东北方言、土语、俗语，“扯着耳朵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猴子井里捞月亮——枉费心机”“木匠戴枷锁——自作自受”“老太太穿毡鞋——毛脚了”等歇后语的使用使得传说叙事生动、诙谐。采金人的行业暗语是，管盆子叫金缸子、斧子叫开山子、掉了

头叫“出山”，见面只要说一句：“发财发财，大馒头拿过来！”到哪个金厂都可以白吃白喝。市场交易暗语也很丰富，“小二姐扑蚂蚱”是五两五、“小寡妇上坟”是七两七、“包子凉了另上笼”是六两六。

传说具有扩布性。黑龙江流传着大量输入性的非本土类传说，这是各地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结果。但是这些传说传入本地有在地化趋势，在地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传说用东北话讲述，传说中出现的“那咱儿”(那时候)、“溜静”(没了)、“绕袭”(转动)、“轿儿梭”(额头)都是东北话。在地化表现之二是，以黑龙江自然和社会环境为叙事背景。在地化表现之三是，非本土类传说融进了黑龙江历史发展脉络中，传说故事中出现了康熙、乾隆游历兰的叙事，而历史实际是康熙、乾隆从来没有来过黑龙江地区。所以，传说就其本质而言是地方性的。读传说就是阅读地方历史和文化，读传说就是了解当地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和风俗习惯的过程。

民间传说体现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黑龙江民间传说尽管是地方文化的产物，但是都将自己自觉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中，归根结底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我们看到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名医名匠都成为黑龙江传说的题材。虽然黑龙江地处边疆一隅、民族众多，但是黑龙江民间传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理念、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反映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的角色期待，这就是爱国、爱家、正直、真诚、和谐、智慧、机智、勇敢、顽强。

黑龙江民间传说倡导孝道和勤劳，认为做人一是要孝敬老人，二是要勤劳，这是做人的本分。孝道是我们中国人崇尚的美德，是每个儿女必备的品质，黑龙江民间传说的主题就是要孝敬父母、老人，对长辈尽孝道。传说中大刀直扬艰苦奋斗精神，认为成功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做好事做善事，这样才能获得机会；二是必须奋斗，无论是金兀术学艺，还是孙思邈得到千金方，抑或是鲁班到黄石山学艺，都是越过一道道山、跨过一条条河、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最后才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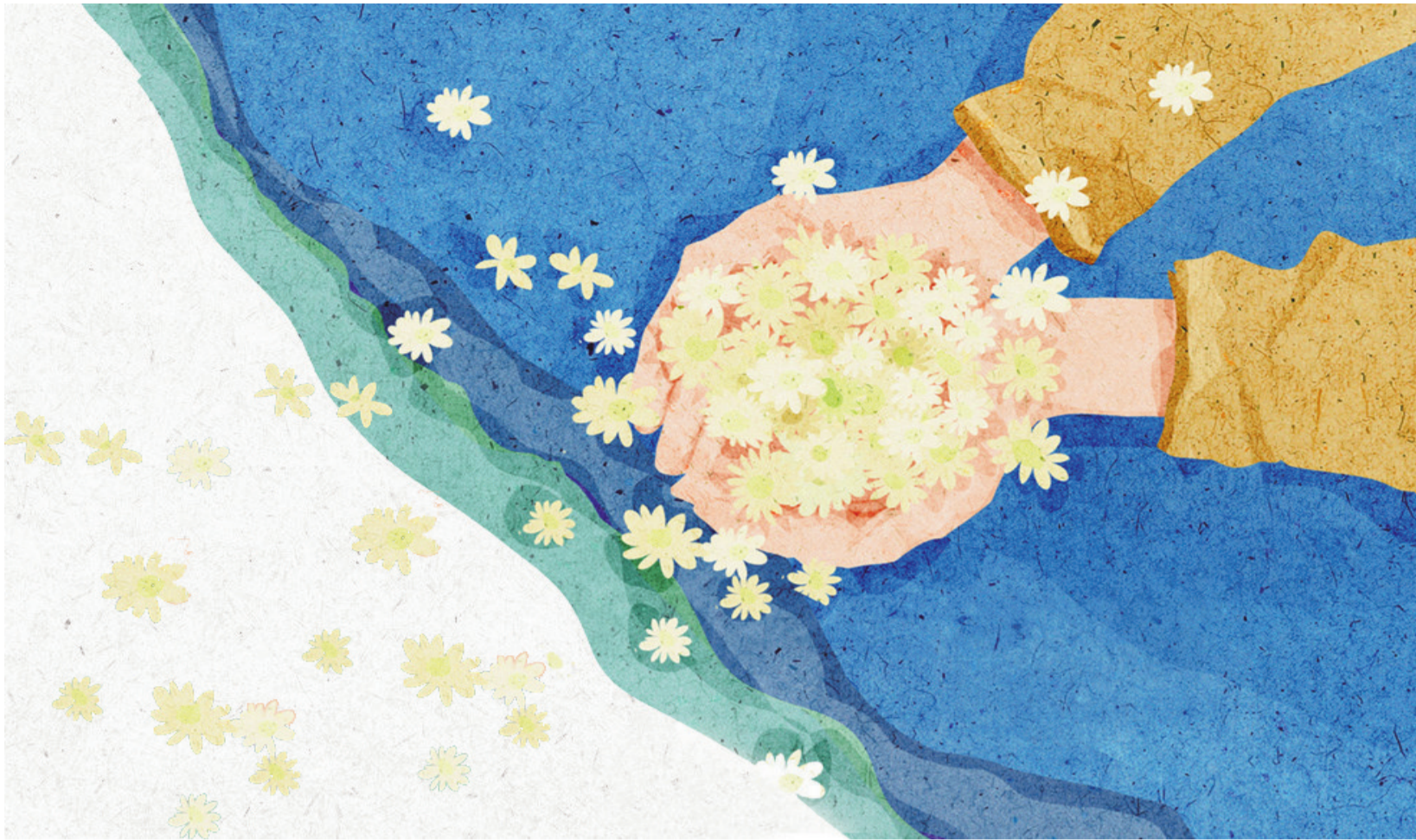
民间传说主张人要积德行善。扬善抑恶、维护正义是传说故事承载的主要思想理念。《鬼谷子出世和行医》教导人们要“多为穷苦人着想，要半积功德半齐身”。在传说中，好人受到颂扬，坏人遭到鞭笞。满族始祖老罕王努尔哈赤因其勇敢、机智，包拯因其清正廉洁、刚直不阿，鬼谷子因其为穷苦人免费治病等，他们得到尊敬和爱戴。吴俊升作为黑龙江地方贪官赃枉法、为害一方而以“吴大舌头”的外号称之，极尽丑化。在人和人交往中反对冤冤相报，甘罗和宋江的母亲发誓一旦儿子当了皇帝便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最后毁了儿孙的前程。传说主张人和人之间要重情重义，传说中有诗云：“劝君别交无义友，狼心狗肺不久长。”传说要求人们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诚实守信是黑龙江民间传说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鲁班拜师》要求做人做事心中有杆尺，“尺是匠人的规矩，小则可以丈量步之长短、物之宽窄，大则可量人心之曲直。”“把它带在身边，经常用它量一量自己心是曲是直。”《公冶长懂百鸟语》的主题就是人要信守诺言。传说主张商业贸易中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把棍大人》认为：“秤平、斗满、尺足，这是你们买卖人的本分。”做人要留下好名声，名声比金钱还重要，鲁班说：“金银有用完的时候，人的名字留下千秋万代。”

传说中被大众共同认可的主流思想和观念，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引领和模塑作用。故事家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观点鲜明、爱憎分明，从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对公序良俗的建立、社会秩序的稳定、道德情操的养成都有固化和建设作用。传说的这种教育不是耳提面命，而是耳濡目染。较之课堂教育，民间传说的这种教育效果更佳。中华民族的精神、品德，经过民间传说而得以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史事传说是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情感纽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实的历史基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讲好现代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传统中国故事，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永泽子孙。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传说”专家组成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黑龙江卷》主编)



黑龙江是多民族聚居的文化大省，这里生活着满族、朝鲜族、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等世居民族，其民间文化底蕴深厚，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黑龙江卷》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现将有关专家撰写的专题性文章予以刊发。

传说的内容选择、“一说多地”与历史回响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的编纂方法与多元价值

□李丽丹

2023年7月3日至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举行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神话/传说·黑龙江卷》的审稿会，对黑龙江省传说卷中存在的分类问题、风物传说的内容选择标准、传说的附录和附记问题等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五年来，笔者先后参加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卷本审稿主要来自华中和华北7省，各省市的传说卷本在分类上多各有侧重，能充分彰显各地文化特性。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上记录着历史上曾经发出的多元声音。鉴于此前大系出版工程“传说组”专家对传说的分类和概念问题已有较多阐述，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此前审稿过程中的记录与思考，主要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在编纂内容的选择、已编纂传说在故事类型上呈现的“一说多地”现象和传说审阅是否应该尊重民间思想的历史回响问题进行简述。

民间传说编纂中的内容选择

作为对某些特殊的人物、事件、风物、习俗进行描述或解说的口传文本，民间传说的流传往往具有时效性，即随着时间流逝，人物、事件、风俗及山川地理的变迁往往也会反映在传说的变迁中，陈新之间更迭不辍，选择在什么时段流传的什么传说，是民间传说收录的基本问题。传说卷在编纂体例的说明中已经明确，“鉴于民间传说口耳相传、不断变化特点，本大系所收民间传说作品时间上不设上下限”，但目前笔者所审读的各卷本中，21世纪以来新采录作品极少，传说收录的内容可选择的对象特点是：材料来源明确，但体量较大；各省市分卷多元展现传说的地域文化特性，如张家口分卷中风物传说数量极大，而人物传说极少，黑龙江卷各类传说体量均独立成卷，而风物传说又更甚。

传说卷的编纂体例说明中已经提出：“鉴于当今各地出于各种目的大量新编地方传说的普遍现象，建议尽量收录‘三套集成’以及此前的各种记录文本，对于新采录者要严格甄选，特别杜绝当地文化人个人编撰尚无流传的最新宣传作品。”可能正是有鉴于此，其各分卷本的材料来源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的成果，但当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卷本中只能有限收录并公开出版部分最具代表性的传说，浩如烟海的丰富传说只能屈居于各县市的内部资料之中。此次正可以给予这些“足不出户”的“闺秀”们一展风采的机会。王尧曾指出大系出版工程中，21世纪以来从事景区传说编创的作品进入到传说编纂中，因此需要“辨析新编的‘地方主流性传说’，这是民间传说采录中的新问题，而‘三套集成’的采录中还有遗留问题也同样影响到此次编纂：一部分来自以上资料库而被视为民间传说的文本并非景区传说，而是文人文学文本，因此不能在继承遗产精华的同时也继承其中的非口传文本。

如何辨识此类新编传说以防误入《大系》卷本？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步：辨出处；审内容；看语

言；查作者。被当作民间传说辑录的，多在内部资料或以往题为“民间文学”或“民间传说”的个人文学作品集中留存，其内容篇幅长、情节曲折，多用半方言半书面语且刻意用韵。20世纪的民间文学采录中讲述者多有佚名，但新编传说的讲述者与搜集整理者多同为一，他们又多是当时当地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的佼佼者，同时兼为文学创作者，常有多篇同类作品发表于当地文学期刊或在个人作品集出版。从以上诸方面严格辨析，即可厘清新编传说与民间传说之别。

“三套集成”中传说的搜集时间主要集中在1980年—1999年之间，本次审读的少数卷本增补了21世纪以来新搜录的传说内容，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河北廊坊卷》中就较多收录了近20年来新采录的作品。新采录文本多从内容上呼应了20世纪流传并被搜集的传说，反映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民间传说在流传区域与流传内容等方面的稳定性，同时还有新景象的出现：部分网络流传的传说文本也被录入大系。鉴于网络民间文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风物传说类作品多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同时也在网络上传播，网民作为知识共享群体，在地区知识传播的有效性、传承的需求、传播的速度和广泛程度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故可考虑根据网络流传时间、被阅读和转发的频率等因素而对此类传说适当进行采录，既符合民间传说采录的一般性要求，也能够反映当代传说流传的真实面貌。

民间传说的“空间联动”

传说是某一民众集团对本地区历史和文化的集体性认知和记忆，通常能够提升地方文化的影响力，为享有这一民间传说资源的人群带来现实利益、社会网络或身份认同。陈泳超指出：“传说在社会中的实际存在，首要的不是文学性，而是实用性，它跟所有话语一样，带有强弱不等的权力属性，无论对集团内还是集团外来说，人们至少在身份定位乃至提升方面，时常会求助于地方传说。”因此，作为民间自我表达和社会交流话语体系的传说，往往在讲述者与听众之间形成一种地方知识共享的地域认同感。但是随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的陆续完成，传说的“地方性”特性将会有新内涵被赋予其中：“文官传说”“秃尾巴老李”“赶刘秀”“赶罕王”等一大批情节上有极大相似性、情感上有极大认同性、信仰上有极大普遍性的传说往往不止于一省一市，而是跨越广阔的空间，形成一种如同民间故事类型一样的“空间联动”。如在历史人物努尔哈赤的传说中，有关小罕王脚掌七颗星、被崇祯皇帝追杀而不断逃亡的稳定情节，有以之解释满族为何要供奉佛头妈妈的传说。有着极强相似性的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说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等地都有流传，形成了传说的“一说多地”特性。开展之初特别强调“一物多说”情况的收录，而“一说多地”则是现阶段传说卷突出显示的传说特性，极大地扩展了“地方性”的地域涵盖范围。

传说的“一说多地”能够鲜明地彰显出人口迁徙、文化融合、民族聚居等社会变迁在民间文化中的痕迹。2018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中国秃尾巴老李传说学术研讨会”对主要流传在华北、东北地区的同型传说进行了研讨，正是通过对传说的“一说多地”现象的研讨来推动传说学的研究。如同故事学的类型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路径、研究

范式和阐释方法一样，民间传说也需要更多的专项研讨，而必然会加大传说“一说多地”情况的发现，从而为传说学的学术研讨实现规模化、连续性、跨区域调查实践研究提供更多的文本支撑与资源保障。

民间传说的历史回响

河北张家口流传的张角兄弟黄巾军起义、山西流传的刘关张结义传说都反映了与正史或当代历史重述中完全不同的人物褒贬态度，而在武大郎、陈友谅、黄巢和郭威等人物传说的采录中，从讲述者到采录者都寄寓了浓郁的“家乡人”“护短”心理。因此，民间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往往与文人编创的戏曲、小说、历史演义或正史中的帝王将相在内容上大相径庭，形象上迥然相异。

民间传说历来以其“信实性”而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如顾颉刚、徐旭生等史学家均曾以传说为历史研究之佐证。历史地看民间传说的“信实性”，尊重讲述人和听众信以为真的态度，尤其是在采录中需要尊重民间传说中具有价值判断、道德评价争议的文本。这些传说就其地域性和历史性而言，仅仅是一种主观性判断，对于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民众的历史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及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中传说的真实生存状况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要尊重讲述人的讲述内容、尊重田野伦理，也要允许民众多元化的历史心声回响在当代社会，这类蕴含民众的心理真实，尤其是“吾乡吾民吾风物”的历史情感带来的当代价值认知差异，不应该简单粗暴地以“价值观有问题”而一棒子打死，将之拒之于《大系》门外。

编纂问题的一点补遗

传说卷的编纂体例中明确要求“因为民间传说的地方性特点，故于每则传说之后，都须附有对所涉之人、物以及风俗的简要介绍，尤其是风俗，要尽量细致入微，使人知其全貌。对重要的传说对象须附加图片”。就目前所审卷本的编纂情况来看，一般历史人物传说、风俗传说均以附记或脚注的形式进行了较细致、全面的介绍，但图片内容还需扩充。

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黑龙江卷(三)》为例，该卷主要为地方风物传说中山川河流传说，由于地貌的相似性，该卷中收录了大量对某江河、山川地形地貌特殊形态来历进行解释的传说，不但有“一物多说”，还有“一说多物”的情况，但是由于缺少相关图片的编纂，大量同母题甚至同类型传说的收录在文字上就表现为易被误解的“单调”的重复。

将当代民间传说置于历史长河，随着时代变迁，很多风物都在不断发生迁移、变化，口头传说必然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没有相关图像呈现，那么今天所搜集、留存下的民间传说中山川、风物等就难以给人鲜活、生动的立体感受。在航拍技术、数码摄影技术已经十分发达的当下，尤其是图像叙事学已经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有较大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传说卷》中相关类别也需要推进图片附加工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传说”专家组成员)

文艺报
中国民协
合办